

散文組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獎評審工作，由劉克襄老師、林文義老師、廖鴻基老師、楊佳嫻老師與我共同負責。評審相互推舉，由劉克襄老師擔任決審會議主席。進入決審的作品數量頗多，題材與表現技巧亦相當精彩。在這次評選過程中，我們欣喜遇見聲腔面貌各具特色的諸多散文佳構。有些作品雖然沒有得到票數，其素樸的力道卻深深撼動了我。有那麼多的寫作者，在字裡行間寄託了自己可能一輩子都沒說出來過的祕密。閱讀了這些祕密，我有時感到心疼、憂戚、悲傷，有時感到寬慰或喜悅。這也許就是散文最可貴的力量，心與心可以藉著文字相互貼近，以憂喜觸動憂喜。

總體來說，此次散文參賽作品頗能反映時代趨勢，有內在自我省察的，也有關切社會脈動的。每個人關懷的面向不同，選取的寫作材料、事件也就不太一樣。只是，同樣寫成長、親情、慾望、疾病、死亡，手法與技術還是有高下之分。寫散文的時候，我常常思索：有什麼值得說？應該怎麼說？語氣和力道如何拿捏？字句與字句、段落與段落如何連結、呼應？

本屆散文參賽稿件數量眾多，進入最後一輪票選的六篇作品，每一篇都極為精彩，魅力十足。〈這是麗珠〉筆法近似小說，場面調度細膩靈活。這篇作品敘述老婦人麗珠與越南看護阿月的故事，兩位不同國籍的女性偶然在台灣交會，兩

人的命運相互對比，流露出對女性宿命的悲憫之情。〈那是她家〉題目取得費人疑猜，文章中青春氣息濃厚，主角似乎「被自己擘畫出來的情緒困住了」，有一股想要逃開一切的衝動。〈暴雨將至〉標題與內文緊緊相扣，敏銳憂鬱一如李維史陀。這篇文章佳句甚多，將蘭嶼生物調查工作寫得很迷人，掌故與知識的運用亦恰如其分。

〈朽木〉設計精準巧妙，結構頗似上屆寫打鐵街故事的〈最熱的時光〉。作者以最恰當的「道具」讓事件顯影。文中祖、孫二人的情感，透過雕刻神像來連結，製作神像的歷程寫得令人動容。文章最後，祖父手藝失傳，敘述者「我」成為業務員，那種文學性的感喟語氣其實不太像是業務員，讓我幾度猶疑。〈負責吃的人〉題目有雙關的趣味，首尾兩段刻意彰顯題旨，一家之中一定有負責張羅食物與負責吃下食物的人，這兩種都是「負責吃的」。這篇文章最高明之處，乃在使用日常語言，刻劃生活之瑣碎。作者讓我們明白，這或許是日復一日的難題：這一餐吃什麼？下一餐吃什麼？〈空谷·幽蘭〉運筆極為特殊，題目跟內文的連結引人尋思。作者的文字靈動跳脫，暗示了孤芳自賞、自開自落的生命處境，同時真誠地訴說了女性的慾望。文中不斷出現的關鍵字「孤獨」、「排卵期」，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吧。

感謝這些作品，豐富的我的閱讀經驗。也祝福參賽的作者們，永遠可以用文字裡照亮自己的生活。

散文組首獎

〈空谷·幽蘭〉

陳馨妍



· 作者簡介 ·

1989年生於台北市。北藝大美術系、台大語言所畢。曾獲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小說三獎、台北文學獎青春組小說首獎、新北市文學獎散文佳作。

· 得獎感言 ·

這一篇我寫得很慢，內容來自我私密的塗鴉筆記。文字並不陽光，而很陰濕。彷彿這些字是由我體內深處的器官和臟器所寫出來的，而不是由那個社會性的、請謝謝對不起的「我」。我的器官與臟器在腔室裡靜靜企駐，一如我在那些失眠的夜裡靜靜企駐。醒過那些寂寥的狂暴，或狂暴的寂寥。

而我的姓名、我的社會性，從遙遠的、意識的表層看見這些文字，消化起獲獎的消息。忽然間（神經元延遲地）大量的惶恐和感激，一起從我體內湧到喉頭。

謝謝評審的肯定。謝謝我的家人。謝謝打狗鳳邑文學獎。

午夜三點，我睡不著。窗外微雨，黑暗一片。遠方傳來紫嘯鵲的叫聲。這是一種只有失眠的人才會聽見的夜鳥啼叫。

我爬起來吃零食。充氣包裝的起司棒，乾燥、澄黃的棒狀脆條。在空氣中放久了，慢慢沁出某種黏膩，像誰的手指。

我想像他躺在床上。他又躺在床上。你最好不要問他在幹甚麼。那是一件被認為青春少男才會耽溺其中的事，而此刻，他正無法自拔地陷溺其中。他全身的血管此刻都流竄著尖叫和狂喊，像汗水和體液一樣奔放沸騰。他四十歲的疲憊高潮，就在此刻空虛地降臨。

起司棒在空氣中慢慢潮濕，沁出黏膩，像誰的手指。像我自己的手指。

起司棒進入我的體內撫慰我空寂的胃。這是失眠者才能體會的，巨大而荒蕪的飢餓。

手指進入我的體內撫慰我空寂的洞。這是孤獨者才能體會的，垃圾食物般吞噬性的虛假飽足。

我的陰蒂與懸壘垂，一同震顫。

我是先認識了陰蒂，還是先認識了懸壘垂？

多年以前，這個部位對我而言還沒有名字。它只是一小塊觸碰時會意外搔癢、嫩芽般的敏感突起。其觸感滑順細緻，質地像牙齦，懸掛在與尿道相鄰的位置。只要我想要，就可以觸動它，使假警報般的尿感瞬間產生。

對於幼年的我，這是一個莫須有的部位。我不必對任何人談論它，更毋須看懂成人對它的指涉。

懸壘垂對幼年的我來說，也是一個沒有名字的部位。迪士尼的動畫裡，一隻會唱歌劇的華服大鯨魚，挺著肚臍，對觀眾敞開他的巨嘴，暴力性地顫動他口內的懸吊狀肉垂。懸壘垂大概是一種偷懶的漫畫符碼，代表被描繪的對象物正發出高音量的聲帶振動音。

還有一種對懸壘垂的印象。看病時，醫生會用吃冰用的小木板壓住你的舌頭。來嘴巴張開，啊——。我想像喉嚨的深處，我的懸壘垂就像迪士尼卡通裡描繪的一樣，狂熱盡責地震動起來。一種符碼化而莫須有的震動。那姿態，那形狀……不知為何總讓我聯想起由上方俯瞰，在我身下孤獨懸吊著的無用的陰蒂。

我對陰蒂與懸壘垂的啟蒙認識，或許是平行的吧。一個小女孩既有懸壘垂，也有陰蒂，並不是太令人驚訝的事。而我真的也只是一個平凡的小女孩。一個總被迪士尼逗得笑淚漣漣、也知道自已擁有一個秘密敏感點的小女孩。即使這層知道，先於性的思考。很先於很先於……。

我的視界。我的世界。它被內縮成一把湯匙，刮蹭著我體內的某道內壁。悶痛，但不討厭。原來有人，即使是自己，在面向著我的內裡。並且這道內裡關聯著性。並且這道內裡關聯著我的陰性。多麼榮譽，我都羞愧了。

我在街上，尋找洞的互補。我沒有告訴任何人，也不想告訴任何人。我只是幽密地，裝作甚麼事也沒有，安靜地走著。

我一直在想，洞的朋友會是誰？洞的朋友可以是有機物或無機物。可以是完整物件，或物體之局部。

我想起 IKEA 展示牆上的彩色掛鉤，一整排安靜擎舉。

我努力感覺洞可能會有的感受，在那種含蘊的情況。但甚麼也無從體驗。

只能憑空想像。憑藉我的空洞，空無。

洞也許很孤獨，和我一樣。從來都是。我們都一樣……都異樣。都不明白何謂充實。我們兩個，一對孤獨，孤獨的洞窟。

我想，另一個我住在涵洞裡，最深之處。你必須穿越黑暗的推擠，才能開始探及我，我始能開始體驗我身為容器的維度與能耐。

洞窟的形成，需要時間。鐘乳石的滴落，礦脈的低落。洞窟的形成，需要時間。我已經能夠聽見回聲。空谷幽蘭。每個人孤獨地死。

我是空花。

未果。

我現在，才明白，那個地方是甚麼。

今夜，雨沒停；那裏也凌亂不堪。

雨洩洩下著。

那個地方也只能是，濕的傷口。

我是一個搖籃嗎，不管我分配到的承接物會是什麼？我會一直中空，或者被過度填塞？

而現在正是我的排卵日。我想像一個孩子，他在這天的十個月後準時出生，附帶一位雄性的人類伴侶。

半小時後，汗涔涔的我依然什麼也沒有。沒有一個孩子，在排卵日成形，並且附帶一位雄性人類伴侶。沒有。沒有。

在這裡，只有我，在潮濕的燥熱的床鋪，想像一個孩子，在全然孤獨的排卵日。

如此濕漉，永不癒合。那裡只能是一個傷口，不停掀動，血與液不停流淌。一個思念的傷口。

我的內裡像山洞，很深，很暗，潮濕陰冷，臟器與內壁無聲地收縮。

而我所有的感覺就集中在那道內壁。我用想像對它施以撞擊和輾磨，規律地。而我所有的感覺就集中在一個點。很

深，很暗。涵洞至暗之處，傳來源源不絕的餘韻與回響，在腔室形成的漫長隧道。

我坐在這裡。我只是想像著。

想像長長的，彎曲的通道，它濕潤的內壁泛著水光，在想像的光束之下發出誘惑的閃爍。

進入其中，到最深處，你或許就能探及我埋藏的愛。

需要誰，或者自外於我的什麼，過來將我狠狠攪拌，從內部的至深之處。讓我如盛夏的野生漿果，汁液乍迸，在那一刻爽快地死去。

我曾相信，人生的樂趣該被盡量延遲達致——像香草天空的台詞。我想環繞人生的敏感帶前進。最後才觸碰那個能引爆自己的端點。在那之前，盡可能地堆砌等待，好讓期望能密密累積。然後，恍然與慰藉才會以滔滔之勢總結性地襲來，在瀕近毀滅的最後。

我只是，固執地在周邊行走，一圈又一圈，體驗渴望與壓抑的迷人拉鋸。在那些弱相關、強烈暗示，但稍不敏感的關聯區域遊走，每一步都輕輕振盪不遠處的禁忌之核。

極迂迴極迂迴地，延遲去點燃那個能帶來即刻新生與即刻死亡的蒂蕊。以為如此，便能持久運轉。不致去厭倦這自慰般的生活轉盤。

攪動我的生活，如同攪動我。

這樣就夠了。

失眠到清晨，我索性一個人到運動中心去游泳。

快游完的時候，他切入快速水道。

我本來正在水中馳騁，像一隻母豹，有掙扎的體感和掙扎的實速。他切入我所在的水道，就那樣停住，以四十五度的腰身靠在池岸，精實的上身在水面上，下身與一半的，胯部，在水面以下。

我不懂他在搞什麼。我不懂他，到底在搞什麼。我游到他身邊，觸碰牆壁，他的視線以四十五度角射過來。他的視線射過來，不太認真。但射過來了無論如何射過來了，我心想你是否要涉過來了。

但他只是一直斜倚在池邊。看著我碰壁，再迴返，像一隻掙扎的母豹。

我走掉了。

把快速水道留給他。

不再孤獨而反覆地碰壁。

儘管以身體幽秘器官及其所蘊含的私我情欲為主題的女性書寫、身體書寫等類似創作，隨書寫題材大肆開發，隨社會風氣開放，這類作品近年來並不少見，但相似主題的作品〈空谷·幽蘭〉，能在本屆一百五十多篇徵文稿件中脫穎而出，獲得首獎，自有其獨到之處。這類創作，除了需要自我裸露及坦呈的勇氣外，還得考量因題材而刻意標新立異的營造之嫌。本篇得獎作品最難得的是，筆調恰當。作者善用短句，語氣含帶輕巧詩意，細緻的帶領讀者行走於粗獷豪邁與藝文不可或缺的溫雅柔美之間。一路讀來，彷彿走在不可閃步、不可偏失的邊界線上，彷彿行走於兩邊都是斷崖的山稜線上，步步驚險，亦處處驚奇。

散文組評審獎

〈負責吃的人〉

沈信宏



· 作者簡介 ·

1985年生，高雄鳳山人，現居前鎮，任教於高雄市立龍華國中。高師大國文系、清華大學台文所畢業，現就讀於中正大學中文系博士班。曾獲新北市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林語堂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目前努力在工作家庭與學業的夾縫間前行，還好有文學和我純真可愛的兒女藏匿在我的眼角，否則這世界險惡破敗到讓人無法直視。

· 得獎感言 ·

全部都是真的，這裡面寫的是多麼真實的生活切片，我只是忠實地記錄下來，我堅信寫作必須是誠懇的。我的妻子總是為了生活憂戚陰鬱，有時斤斤計較，甚至跟我吵架，所以我得到許多寫作的靈感，也因此得獎，所以妻子也得到了短暫的喜悅，乍現的曙光，我也能被信任繼續寫下去。但生活仍得繼續，妻子依然為各種雜事奔忙，我則是繼續從她的忙碌裡採集素材、謀篇布局，當然也會適時分擔。希望我們未來的生活越來越輕鬆，孩子越來越懂事，妻子睡眠充足，越來越健康快樂，但我是不是就會因此少掉許多寫作的快樂呢？

我們都是負責吃的人。

六點了，我還沒決定要吃什麼晚餐。假日最煩惱的就是該吃什麼？大人的好打發，但兩個小孩不能隨便吃，平常都是娘家媽媽幫忙帶，再幫忙煮好晚餐帶回家。還好今天中午已經煮好稀飯，小的可以直接吃，大的得再買些有味道的搭配。

我是家裡負責吃的人，張羅每一餐，煮飯或買飯。今天中午已經自己做飯，晚上通常不能再煮，因為我做飯時老公得負責顧兩個小孩，一餐就已經讓他不耐煩地催好幾次，兒子開始因為被破口大罵而號泣。晚上如果再讓他困在兩個鼠竄的孩子中間，不只他受不了，我做菜的節奏也會被他們偶爾傳來的聲音打亂。

兩歲的兒子已經在吃老公剛打開的零食，不快點決定，他們肚子可能會先被這些垃圾食物填滿。我們住在光華路，多好的位置，幾家百貨都近，可以開車全家出動，冷氣無縫接軌，各國美食花些時間排隊候位就能享用。但現在接近月底，美食街或餐廳都太貴，一人都要二百元起跳，吃一頓，剛領出來的千元大鈔瞬間解體成稀疏的零頭。而且去百貨吃全家會直接在琳瑯滿目的商品間飯後散步，兒子又吵著買哪個玩具，老公又忍不住買了哪件衣服，永遠守不住的支出預算。

更何況開車本身就是很燒錢的事，汽車油錢比機車貴太多，最近車子得保養，剛收到牌照稅的繳費單。帶著兩個小孩又不可能不開車，平日接送、假日出遊，就這樣把我們的錢一張張捲進不停跳轉的里程錶裡。所以還是我自己騎機車出去買，省油錢又省里程。

附近的夜市很多，光華夜市、市區和五甲都有的自強路夜市，或是一心路、復興路上也有很多餐館，便宜不難吃，只是太油太鹹味精太多，不適合孩子跟著吃，得仔細篩選，或是各買各的。只是不好停車，也不能全家四貼騎車，外面空氣又差，只能讓我出去買回來。最方便就是麵食，老公愛吃肉，可以買牛肉捲餅和蒸餃，兒子可以吃不加過多調味料的餛飩乾麵。

其實不用問老公，他腦中根本沒有一幅完整的吃食地圖，他頂多說想吃什麼類型的食物，最大原則就是有肉就好。像現在他只是一直問：「到底要出去吃還是去買回來？」

他自動跳過自己煮的選項，因為中午已經煮過了，其實自己煮也沒有多省錢省事，他不吃隨便的肉食，又不吃魚。像中午煮湯的土雞腿快兩百元，他也不知道，骨頭被他連碗一起丟進洗碗槽裡，還是我丟進廚餘桶的。中午的碗盤還沒時間清洗整理，砧板煎鍋都擱置原地，如果晚上要煮得花更

多時間，老公一定等不及。

「還是我去買也可以？」他的眼神飄忽，聲音低細，想必只想說給自己聽。如果要他去買，還得告訴他詳細路線，誰知道他會不會聽不清楚，迷路又怪罪到我頭上。

「我去買好了。」

老公也是負責吃的人，對於今天餐前的事務，老公負責決定要有肉，還負責規劃外購時間必須越短越好，所以他在我準備出門前對我說：「不要太久。」一邊護著在沙發上爬向電話的女兒，他的眼神無法定焦，在兒子、女兒、我還有他的手機上飄移，他眼珠裡轉動摩擦出焦慮的熱度。

看他這樣我反而更擔心孩子，怕他們被罵或是因疏忽而受傷，所以我決定背女兒出去，女兒太小聽不懂人話，只會哭和尖叫，又黏我，帶出去老公會比較輕鬆，他的忍受值會增廣不少。

「我背女兒一起去好了。」我看見老公毫不掩飾地展露喜色，但我其實也擔心背著她騎機車不安全，等於握著她新鮮的肺過早地浸入汙池裡，又怕路面顛簸她脆弱的腦，而且最近聽說背小孩騎車違法，會被罰最多六百元。只能盡量躲開

有警察的路口，慢慢騎，眼觀八方，不再像自己騎車時為了求快搶行快車道、紅燈右轉、高雄式逆向地左轉。

皮包裡已經沒有現金，先找一家超商領錢，家用的戶頭已經快沒錢了，自己的帳戶月初就已經清空，繳每個月滾出新利息的卡費、小孩的托育費，還有一堆家庭雜費。老公這個月的家用費還沒匯入，回家得再次催促，總不能逼著他在我眼前完成匯款手續，明明 app 就可以匯款，他又常埋在手機裡，但他還是一拖再拖，每催一次，他就越來越像個局外人，只有我在這窮困的家屋裡守著兩個孩子孤立無援。

點好餐點，我站在騎樓下等候，入夜沒有轉涼，街道上被曝曬整日的所有事物都忙著喘出熱氣，店裡面煮食的蒸氣也噴湧過來，其他等待的客人像油鍋裡的水珠，躁烈而不規則地抽動。我和女兒胸貼胸，我們無處可去，所有的熱都在相接處匯成水澤。

我拿出手機滑看臉書，看見同事韓國旅遊一桌鮮紅大餐，或是日本旅遊浴衣古廟，好友夫妻紀念日並肩坐在黑壓壓的高級餐廳，光只打亮他們臉上的稜角，像兩座高聳嶙峋的山峰。

我心裡的疑惑從沒解開，還越來越多，明明他們工作平

庸，賺比自己少，為什麼可以才買房子，又立刻出國。或是明明生了更多小孩，卻依然堆疊出高質感的生活，讓孩子在照片裡都變身為手工縫紉的精美布偶。

我卻只能在收找錢進皮包時，快速暗算這些錢能如何撐得更久，我可以再拖多久才去領錢？好險今晚只吃掉快三百元，這張一千元應該可以撐到明晚。

突然注意到手機有老公剛剛的未接來電，我已經很快，可能還是等不及。還有銀行寄來的新一期電子帳單，我完全不想打開，正想回電，但我的餐點已經完成，我便趕緊把被油氣抹霧的提袋吊在機車上。

隔壁機車上坐著一個阿姨還在等餐，和我女兒對眼，女兒對她微笑，阿姨也笑著對她說：「弟弟好可愛！」

我已經習慣這類常見的誤認，短短一眼哪能看到性別深處？糾正反而是把彼此推到尷尬墜谷的邊界，不如就微笑點頭。女兒頭髮一直長不出來，眉毛卻黝黑粗濃，是不是我少吃什麼？使母奶缺乏生髮激素；還是女兒要多吃什麼？才能趕快留一頭長髮，讓路人草率的眼光找到指標。

回家時老公說了我知道他會說的那句話：「好久喔，快餓

死。」擺出我知道他會擺出的不耐煩表情。

兒子正和他一起看電視，一起吃另一包零食，老公用自己的方式解決他們兩人的飢餓，這是他負責的方式。兒子倒是不吵不鬧，乖巧地坐在沙發上，只是眼神和正咀嚼的嘴巴顯得遲鈍而呆滯，女兒本來因為肚子餓而躁怒的眼神也被電視快速切換的光影抽走，連眼角的淚滴停下來發亮，我趕緊把電視關掉，怕孩子近視。

去廚房把麵倒在碗裡時，發現老闆漏給一碗酸辣湯，把老公要吃的部分端給他時跟他說，立刻被他罵。他認為我應該要自己檢查一遍再離開，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我之前不是跟妳說過了嗎？」這句話他重複很多遍。

真的是我的錯嗎？我不想多說什麼，把委屈的情緒都用點頭打發掉，然後趕快躲到廚房，準備孩子要吃的稀飯和麵，自己再快速吃幾口，隨便咬一咬就硬吞下去。

老公吃到一半說想大號，就直接跑去廁所，門也不關，拿著手機坐在馬桶上，我看見他屁股的肉從馬桶蓋邊溢出來，像啤酒杯緣掛著的白色泡沫。我也很想上，但我得餵飽眼前這兩個餐椅裡的孩子，一個顧著玩玩具，一個急著追望我手中遲未放進她口中的湯匙。我若離開，一個會把那口飯

含得稀糊軟爛，一個會暴躁哭喊。

雖然我們都是負責吃的人，但老公只負責自己的吃，所以他吃得透明公開，毫無掩飾，彷彿可以看見吃下去的東西在通暢的身體管線中流動，有些直接充填他日益擴張的身體曲線，有些直接噗通一聲向下排放。

我必須負責兩個孩子的吃，我自己的吃只能占三分之一，所以我吃得隱密，食物神祕地進出身體，在我端出飯菜前我早已先吃完自己的分，若來不及我就趁小孩咀嚼的空檔快速扒幾口。至於排泄就只能在他們都睡著，或是他們都還沒回家的時候，因為一扇廁所門的阻隔對孩子來說彷彿是生離死別的陰陽界線。

老公今天吃完之後一直對我說這家店便宜又好吃，可以常買，他的碗盤完全淨空。我則是習慣蒐集他們父子三人飯後的飽嗝聲，早就吃完的女兒與老公已經打完，老公的還讓室內蘊滿雜燴的氣味。直到好不容易餵飽兒子之後，將他抱下餐椅時聽到他身體爆出一聲響嗝，代表今天的任務已經完成，沒有任何遺漏。我們對吃負責，因此我們各自獲得不同程度關於吃的成就感。

飯後我趕緊去準備水果，冬天兒子愛吃草莓，夏天丈夫

愛吃芒果，女兒剛開始吃各種水果，夠甜的都愛，碗空了會不敢置信地大叫，我沒什麼偏好，跟著他們吃。我幫他們用大量流動的清水洗淨農藥，有的剝除皮與籽，有的要切丁榨汁，我在處理裝盤時就先吃幾口，今天是把水梨核周圍啃乾淨，所以我知道老公會說今天的水梨不甜，只有水。果然他又開始叨唸我挑水果的能力，我的確不太會挑，不是叫店員揀，就是靠手感碰運氣。

吃完飯後全家走去附近公園散步，回家後我泡好兩個孩子的睡前奶，老公洗好澡，一起躺在床上一人餵一個。熄燈之後，我抱著女兒邊走邊唱，慢慢哄睡她，老公躺在床上陪兒子睡，將女兒放進嬰兒床後，我躺在床上靜靜地等待他們睡熟的聲音，一邊警戒著伺機偷襲我的睡意。過一陣子之後，蹣手蹣腳地走出房間，去洗碗，去樓下倒明天就會開始發臭的廚餘，去準備老公明天上班要吃的水果或點心，去擠女兒明天要喝的奶，最後再去洗澡。

我是負責吃的人，吃完一頓之後事情還沒結束，還有這一頓的善後和下一頓的預備，而其他負責吃的家人在夢裡安穩地消化，等他們都消化完，我才躺下。閉上眼睛之後，意識散失之前，我正想著明天早餐要買什麼，還是早起自己煎蛋餅？

我們，都是負責吃的人。

〈負責吃的人〉以「吃」為核心，指出家庭日常運轉的結構，同時隱約呈現出家務於女人的細密折磨。「男主外，女主內」之說通行已久，主婦負責後勤工作、不必扛起家計，理應「輕鬆」得多，本文卻細緻地分解出光是一日三餐，就得考慮到千千萬萬個因素。對「主內」的女人來說，普通生活就是做不完的測驗，能不能平衡荷包與慾望、同時滿足丈夫和小孩，又得清潔俐落，母職與妻職正是重複、忍耐、收拾。丈夫馬桶上緣溢出來的屁股肉，和孩子進食時的暴怒、分心，一再提醒女人，她必須同時學會視而不見和不屈不撓。全文瑣碎，壓抑，解除任何可以潤滑或豐富文字的修辭，應是作者特別採取的文調，用以映襯出妻子荒漠般的日常。

散文組優選獎

〈朽木〉

梁評貴



· 作者簡介 ·

現就讀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興趣是研究及創作，作品曾獲、梁實秋文學獎、星雲文學獎、桐花文學獎、華嚴金獅獎、大武山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磺溪文學獎、忠義文學獎、玉山文學獎、桃城文學獎、台中文學獎、吳濁流文藝獎、馬祖文學獎等。

· 得獎感言 ·

首先，我要謝謝這次給予我肯定的評審們，也要感謝高雄市文化局辛苦的工作人員，以及我的雙親，和我的朋友們。閱讀與寫作，都是孤獨的事，都像是在空無一人的浩瀚宇宙中漂流，偶爾看見某種壯麗且難以言喻的浩瀚風景，卻難以向他人敘述那一個個美麗的星系是如何運轉，如何自成體系。而文學獎則是提供了一個交流、說話的場域，像旅人們深夜裡圍著營火，燃燒著柴枝，輪流說出一個又一個的故事，隔日一早，我們又得背負起各自的行囊，往不同的方向走去，不知道會在未來的哪個點再重合，那時，又會有些什麼不一樣的故事？或是又再見到什麼不同的風景，都讓人值得期待。感謝高雄市文化局，提供了這樣的場域，讓我們能夠坐下來，圍著營火，說出一個個，繽紛美麗的故事。

「轟隆，轟隆」，無數車流順著日光浪湧而來，揚起塵埃，大地在此時都碎成微粒，飄散在空氣中。深黑的柏油路面，覆蓋起原始的泥地，拉成一道道筆直的路線，這是跑道也是河道，你穿行其中，一手旋緊油門，一手搭住剎車以預備不測，一動一止，求的是起跑時比別人快，想的是意外時煞車比別人早。生求獲利，死求不死，是所有生物的本能，由本能鼓動起一道道浪潮，城市順此湧動而成脈搏，那彷彿就是，這個時代的黑潮。

一股車流喘動聲梗梗然，彷彿種子破土而出，從水泥地膚裂出大樓，樓自下生長而起，脊骨抽長至最頂端，避雷針張開枝桠，一幢幢鋼鐵之樹就此成形。人們流進去，彷彿木質層輸送水分，枝幹內部儲藏營養，外顯出來，莖葉都長得好看，亮成一張張拋光簇新的招牌。反之，舊了的廣告牌坊，似是磨去一層光，隨著時間的污漬，染上幾分黯淡，多半是已沒落的產業。即使是銅皮鐵骨，強化堅韌水泥，也撐不上十年，二十年的光陰，隨經濟的起伏跌宕，坡峰坡谷，再強悍也要碎如微塵，迎來拆遷的命運。

總說，樓房不如真正的樹，怪手一挖，鑿穿現實，終化為建築廢料。而樹，斲下木材，總還能刻成其他物事，千變萬化，用途無窮。你一面騎著車，安全帽罩如潛水視鏡，熱氣把整條街薰得軟綿綿，彎曲曲，兩旁高樓都似彎迎。一面

想著下一筆的業務訂單，何時談成，鬢邊流下的汗粒，何時轉化成珍珠。都市叢林，夾岸何止百步，中無雜樹，一律以鋼為骨，水泥塑型，而有些人，則成了流浪者，四散仰躺於樓底角落，置碗於眼前，只求命運施捨偶爾的落英。你持續穿行，欲窮其林，生存在這一座都市之山，在生活裡勉強洞見希望，高雄獨有的烈日，反如衣披的黑暗，生活下去，才彷彿有光，騎著車，穿過去，你就到達記憶裡，光芒湧出來的地方。

你想起幼年時，爺爺還開著佛具店。彼時，家還住在大寮，三層樓的透天樓房，一、二樓是堆放材料和工作的區塊，爺爺以雕刻神像為主，據說是承接了漳州派的手藝，專以神像上的複雜紋路見長，與泉州派、福州派的手路互別苗頭，一條街立著三五間佛具店，雕刻手法各有不同，彼此卻自成一個相互競爭的圈子，內行者即會因神明的屬性，或是立廟者的喜好，而有不同的需求，挑選風格各異的神尊外型。

「阿～公！阿～公！」通常是你從二樓叫喚，字與字之間隔著拉長的音，從房間裡一路順著樓梯，步步靠近，相對著一樓傳來鑿擊木材聲的沉穩厚實，你的聲音則有點尖銳不穩。那時你年紀尚幼，一雙足，還穿著小小的鞋，走起路來，步伐還有點晃，一如你尚在發育的身體，一道道音頻喚出來，都像是在尋求依靠，找一位親人，安放四肢，確

認所在。這時，爺爺會從鑿擊的厚實聲中穿出來，喊一聲：「有～！」蒼老的尾音拉的好長，他知道你正在靠近，如海豚之間相互呼應的音頻聲息，確認彼此的所在，知道在接近，在穩定，心就安了。

「阿公你在做啥？」你站在樓梯口，小小身軀往外望，嘴角裡帶點笑，其實你知道爺爺的工作，只是想找個點，把兩個人，連起來。「阿公在刻柴頭阿！會淹粉喔，別太過來。」爺爺擔心的是，削鑿木身所揚起的灰粉，若一不小心，扎了眼，總免不了一陣痛，將你沁出淚來，而你想的是，爺爺額角上滴下汗水，想要過去替他擦擦汗。兩相顧慮，卻有共同的質，汗與淚，都融成一片鹹鹹的海，海裡有你和爺爺溫暖的記憶，此時的你們，如一窟魚缸裡僅剩的兩尾魚，相互呼吸著對方的吸吐。

說是心疼，怕扎傷了你，但爺爺並不將你驅走，你反而一步步小心靠近，越過一樓地面兩旁擺置的樟木原料，以及三三兩兩擺著的鑿子，似涉水游過礁石，妥貼貼的來到爺爺身邊，看他一雙手把木刻成神。

你想，神若有靈，其靈則都是爺爺，把自己溶進去的一片歲月。

那段時間，父親忙於外務，將你托於爺爺照看，兩人相依，把日子刻成一尊神像，像是外相，木心才是本質，一層層樟木年輪裡，有你們漣漪出的感情。那時，爺爺總有意無意教你木身的雕刻方式，暗中傳授你這傳統技藝，彷彿暗示，父親不要的，你來學，就能扛起一間店，傳下他自小學起的手藝。爺爺選定木材，尚未裁刻成形，即會貼上紅紙，寫好雕刻日期，焚香對天敬告，拿起開光過的神斧輕砍五下，第一下是添丁，第二下是進財，第三下，則是對子孫的期望，三元及第，第四下昭示大眾，第五，更是五子登科，賦予木頭三魂七魄，有了神，就能靈，一棵木，也能成為讓人膜拜的神祇。

接著便是在木頭表面畫上胚型，以電鋸割出大抵的形狀，彷彿你和爺爺共同度過的時間，遠遠有型，再近，就得以較精細的雕刻刀，把細胚緩緩造出，一刀一鑿，砂紙輕磨，以粗礪換來光滑乾淨。一如爺爺的手，長年累月持刀鑿，替人雕出無數神像，蔓生粗底厚皮，發燒時，他撫過你的額頭，望你復原。閒暇時的下午，陽光從西面斜曬進一樓，你倆共處一日，心底的躁，早已留不在家中，這時，你會嚷著爺爺，要他帶你去附近國小出去走走，踏出家門，夕照把你倆融在一起，爺爺牽起你的手，粗質的手心微溫，國小的操場正被染成一陣淡黃，正似爺爺以一雙手，交換來平滑乾淨的日子。

當時雖然過得平凡，而幼時的你，並無太大的企求，爺爺亦然，只望一家生息有著落，操場上，你奔跑起來，爺爺則在一旁點起菸，坐在樹下，他看著你，而你盯著遼遠的未來，你一回頭，爺孫倆，都有了豐厚的表情。正如神像開面，須將木材刻畫出形貌來，文的需有慈悲，武的則要威武，相貌不同，臉傳神了，就好了大半，一位師傅的功力高低，以臉面判別，唯有微笑得像真的，威武的有震懾，好的壞的一時俱現，日子才會活起來。接著，即是錦雕，替神明刻上一件永不脫落的外衣，一體成型，衣袂飄飄，再覆上淡淡的金箔，讓祂閃閃發亮，人要衣裝，佛要金裝，半點不假。

那一切，似乎就是你記憶中最洶湧的光芒，在往後的日子中不停溢出。

最後，則來到著色，以神明屬性決定粉面膚色，紅色是忠肝義膽，黑色剛毅正直，金色則是佛祖或觀音。通常是，爺爺一筆筆畫上釉彩，你心知來到最後階段，必須連電視都關閉，不讓其他事物增加干擾，迎來一片寧靜。你從椅子上跳下來，蹲在一旁看爺爺屏氣凝神，要是半點畫岔了，辛苦製作的半成品，可說是毀於一旦。而爺爺則無比專注，凝住氣，兩眼緊盯神像，一雙手，顫顫然，看得你心中暗驚，然而每一筆落下，卻又是如此篤定無疑。直到開光點眼，一尊神才算真正造完，島嶼上都說造神造神，卻不知僅是木上的

神，手續就要如此繁複，造的人，都要如此嚴肅，沒有表情的木頭，才從此有了神的形象，人的形象。

後來，安穩的日子有了變化，隨著你身子骨日漸抽長，而煩惱也逐漸增多。你上了國中，面臨新的考驗，考卷上佈滿選擇題，岔路何其多，但正確的只有一條，唯有你，不知每個選項將通往何方，怎麼選，都是錯。

當時的你，只知有一條路是對的，那就是朋友間的友誼。找不到答案的，幾個朋友聚在一起，彷彿選同一選項的人多了，錯的也成了對的。因此你開始翹課，以年輕氣盛的雙足，跑起來，可以比你幼時還快，還穩，一躍就能翻過課堂的高牆。都是這麼說的：「大人都跑得很慢，追不上。」你與幾個朋友，翹了課，或放學後，相約加入街巷旁小宮廟的陣頭，那時候你感覺，宮廟主委仙仔，所教你們跳的罡步，落的都好正確，好篤定，一如爺爺彩釉落筆時的自信，腳印落下去，繪似兇神的臉紋抬起，怒瞪的雙眼發出精光，手往上一揚，虎虎有力，彷彿幼時看爺爺製作的武身神像，那樣兇猛暴烈，而神像只是欲動逼真，但你跳起來，落足揚手，就是活生生的神。

一日，幾個朋友鼓譟起來，說是另一派系的宮廟找人圍事，要「烙人怨家」，你義不容辭答應下來，加入行列。那

一天，陽光曬的好劇烈，膚上感覺刺刺的，書包制服都放在宮廟內，換上一身黑衣長褲，心裡有一陣陣血在湧動，掌心不由自主滲出汗來。但身旁朋友多了，壯壯膽，還未畫上臉面，你們就都已是少年神明。鉛製球棒握緊，一如神像上安置的法器，到了現場，雙方一言不合，打了起來，你不知哪來的勇氣，一眼盯上身形最高大的，將鉛棒往他腰椎砸下，對方痛得直罵：「幹伊娘，幹！」你二槌，三槌，一棒棒落在他的背腹上。那時，你想起爺爺開鑿時的神斧，第一下砸出哀號，第二下將他打得身子彎起，第三、第四、第五接連落下，此時，眾人眼裡流出對你的恐懼，原來，就算在學校被老師罵說是朽木的你，也能被雕成是，人們膜拜的神。

一張臉鬥得通紅，以為是忠肝義膽，一旁有人拿出十吋長的西瓜刀，往你身上斲下，頓時一陣疼，你哀號得比之前那人還慘，瞬時紅臉全沒了血色，白的，彷彿神退了駕，終究，你只是凡人，一刀一鑿，刻不出你慈悲或威武的面容，只有擰在一起的痛覺，流出的血是當頭澆下的冰水，這一刻，你才曉得要停。緊急送往醫院，急診室的休息間，朋友全散了，只有護士圍繞，壓著你綻裂的傷口，地上落下一滴滴血，人來人往，踩過去，蓋上鞋印，宮廟的罡步都已不那麼篤定。

爺爺接獲通知，趕來醫院，你記得那天，他的髮上還帶

有木屑的飛灰，眉頭與眉頭相抵，擠成一道河流，再往下，眼裡似扎上木屑，爺爺，你痛嗎？否則淚水怎一逕的流？眼前的自己不正如雕刀神斧開光，正要被刻出一座面目清晰的肉身？眾人敬畏，不再是課堂上睡著，被老師拍桌，當眾狂罵的朽木了。爺爺，這正是肉身開鑿的第一刀，整體的粗胚還未成型，還要細細磨成的一尊少年神明啊？你心裡有著一連串的疑問，但失了血，縫了針，開不了口，說不出話，表情木然看著爺爺，此時，你又變回了，一塊原始的質木。

一道長長的傷口綻在背後，縫成一尾蜈蚣，你想起爺爺說，神像最後的步驟，其實是入神，在神像的背後，需放入七寶，金、銀、銅鐵、珍珠、玉、瑪瑙，然後再置入一頭活物，通常是虎頭蜂、蛇、蟾蜍、蜈蚣、蝴蝶等，燒金稟告，入神完成。你扛起背後的一道傷，似入活物蜈蚣，入了神，同學是更怕你了。但爺爺卻並未苛責你，他只是如幼年往常，用粗糙的雙手牽起你，磨你，那臉上的表情才會顯示最真實的一面，脆脆弱弱，是慈悲或威武，都已不重要。爺爺陪你一跛跛走回家，兩人無語，開啟鐵捲門，光尚未完全滲進去，神像雙眼綁上的紅布，蔭上四周的暗影，從前看來亮彩的神尊，在此刻都不反光，你心裡頓時覺得，好空虛，好黯淡。

後來，你被父親強制辦了轉學，脫離原本學校，搬到高

雄市區生活，新的學校，舉目無友，似斷了根的草，慘綠的少年時光，漸漸淡成一縷枯黃，自此不再生長，而那一道長長的傷疤，蓋在衣下，少年神明的威武，亦復不存。幾年以後，那間位在大寮的佛具店，隨著爺爺健康轉差，生意也逐日下滑，據父親說，爺爺勉強撐持一陣之後，就收起來了。

自此，爺爺的手藝，是真正失傳了。

多年以後，現在的你，成了穿行於這座城市的業務員，陽光正盛，人潮如浪，都市如鋼鐵森林，夾岸百步，千步，萬步，迂曲折繞，卻始終記得，那段久遠記憶裡的光。光裡有你，有爺爺，有以木成神的一尊尊像，你的耳裡，有鑿木丁丁，剝，剝，剝，厚實而穩重，你停下車，如你皮鞋踏在地上的喀喀作響，任憑烈日曬去你年少的輕狂，背後蜈蚣縫線痕跡仍在，但你早已背負起更沉重的事物，歲月在你的心裡，泛出一層層如年輪的漣漪。原來，要先有了心，累積厚重光陰，制度割出大體，雕刀鑿過，一張臉，才會真正由木到神。你挺起一身力氣將車移入車格，立起中柱，握緊手上公事包的提把，心裡有些緊張，掌心微微出汗，按下拜訪的門鈴，大門輕啟，裡面有光透出來，你知道，那就是，關於生活的微小希望。

當代工商都會化的時代裡，一個年輕的上班族回憶，孩提時跟阿公一起生活的日子。敘述初始，稀鬆平常。緊接著，細數童年生活後，文氣頓時鮮活有力。

照顧他長大的阿公，開了佛具店，也是傳統木刻師傅。他從小耳濡目染，知悉木雕工作的艱苦。每尊佛像刻鑿過程的講究，以及悉心繪彩的種種藝術美學，也都如數家珍。這段描述文筆細膩翔實，一筆一句都生動地點繪出此一行業的質度和精神，乃本文最精彩的部份。

只可惜作者並未學好，在木雕街的成長過程裡，日後還是被朋友帶壞。青少年時結黨成群，打殺鬥狠，惹是生非。木刻終而成為生活的隱喻，店裡的木頭在阿公的手藝下，經常栩栩如生地幻化為神，唯他成為不可雕之朽木。只是他如何變壞之轉折較為輕淡，不易映照雕繪之生動。

結尾木刻工藝，隨著阿公大去，終於失傳。作者則脫胎換骨，轉而成為一位業務員，藉此映照一個時代的消逝，還算合宜。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2017/09/17（日）15:00

地點：高雄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

評審：林文義、劉克襄、廖鴻基、凌性傑、楊佳嫻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林美秀、施雅芳

《聯合文學》雜誌王聰威、邱美穎、溫耘安

紀錄：吳克威

攝影：郭宸志

評審委員推舉劉克襄委員擔任會議主席。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楊佳嫻（楊）：今年的參賽作品有好幾篇談到女性的身體、日常生活等困境，比起以往幾屆都來得深入，有描寫到自我懷疑、生命的自我實現，或是會質疑自己在刻板的性別分工，在名之為「家」的屋簷底下，自己的位置是什麼？這些文章都能夠抓到獨特的切入角度，呈現作者想要談的東西，這是作為女性讀者的我讀到比較深的感觸。

再來是今年的作品，尤其現在選出來的這十六篇，即使

是寫到高雄，都不算太過刻意；過往老是會看到那種拼命要把高雄的好處塞進的作品，這次非常節制，也能夠挑選比較特殊的角度創作，有些東西儘管有些匠氣，但創作者們在文章裡用字的鮮活，或對傳統技藝的尊重等，都有令人驚喜的地方。

廖鴻基（廖）：因為自己的領域，我比較關心海洋自然環境生態，多年來的觀察，好像一直沒有太大的起色，這屆也是，這樣的作品並不多。倒是發現呈現出了一種現象，也許是現在年輕人的習慣，喜歡搜集資料去填塞一個主題，然後想像，這樣的寫作方式，這一屆看起來滿多的。

林文義（林）：地方性的文學獎最怕刻意描寫在地的事，我也同意這次女性書寫的部分較多，但沒有給分的原因是我自認不了解女人的心。

劉克襄（劉）：看完這一百五十八篇文章，其實沒有辦法歸納出某種印象，直到這十六篇複審文章決定之後，才能大致了解。這次參賽的作品，會確實出現較少為打狗鳳邑文學獎這類在地性而書寫的作品，應該是好的趨勢。不過還是會看到一個狀況：如果以複審結果呈現出來的內容來談，兩票以上的作品都會讓人隱隱感覺到某種為了參賽而寫，較為形式化的內容，我自己會有點憂心。

我倒是對一些自己沒有投，別人有投的一票作品，剛開始沒有讀到對方內在所呈現出來的意義，後來重新再讀，反而感動了。這種共鳴可能來自作品反映了台灣社會底層生活辛苦之處，尤其是女性，透過她們的掙搏呈現出來的散文，即便文字不屬上乘之作，但因為感動，我會對文字的要求稍稍降低一些。

凌性傑（凌）：這次稿件雖然多，我讀起來還滿享受的，在作品還沒有被篩選的狀況下，我可以全面看到參賽者的狀態，不過我最喜歡的一篇沒有選進來。這篇是〈一封無法投遞的信〉，由一位七十歲的阿嬤敘述先生外遇，外遇對象剛好是先生的表妹。這篇的文學技巧不是太好，但我覺得作者很信任評審委員，把生命中所有悲慘遭遇都寫進這篇文章裡。初選時我看到很多人把很私密的故事，都寫在稿件裡面呈現給評審，感到作者對文學評審的信任和重視。我後來沒有選這些作品，純粹是表現技巧的問題。我一開始選了二十幾篇質感非常好的作品，但一位評審只能選出四篇。我選的這四篇看似沒有交集，但每一篇只要反覆閱讀，就能感受到這幾篇的優點。所有評審選出的十六篇作品都各有很動人的地方，也呈現台灣這座島嶼上各行各業的人。我會比較偏好較奇特的現場：散文能不能讓自己活著之外，也承載著某種現場？

複審結果

本屆散文共徵得一五八件作品，由五位評審選出十六件作品進入決賽。獲得三票的一篇，兩票的兩篇，一票的十三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三票	〈空谷·幽蘭〉(劉克襄、廖鴻基、楊佳嫻)
兩票	〈朽木〉(凌性傑、楊佳嫻) 〈暴雨將至〉(廖鴻基、凌性傑)
一票	〈神話的起源〉(林文義) 〈關山月〉(凌性傑) 〈銀角仔〉(林文義) 〈120 克的悲傷〉(劉克襄) 〈負責吃的人〉(楊佳嫻) 〈那是她家〉(廖鴻基) 〈狐狸走的路〉(林文義) 〈沒有人知道〉(林文義) 〈心底幾抹美與濃的味道〉(凌性傑) 〈這是麗珠〉(楊佳嫻) 〈搭車回家〉(廖鴻基) 〈霸王殺人犯〉(劉克襄) 〈冰箱的魚〉(劉克襄)

經評審討論後，兩票作品進入最後決選，一票作品有一位以上評審附議者也進入最後決選。

一票作品討論

〈神話起源〉

林：我是覺得文筆用得很好，有楊牧之風，但是我不會堅持。

〈關山月〉

凌：我喜歡這篇作品把台灣人到大陸工作的狀態，用一個稱呼來形容滿有意思的，作者把這樣的人物稱之為外勞，滿有趣的，可是我沒有堅持這篇。如果這樣的題材在顧玉玲手中，可能會有非常奇特的風景。

楊：它所描寫的是台灣現在很明顯的社會現象，這些人往來於兩岸之間，可能要承受很多經濟、政治，以及家庭崩盤的風險，這些人的心情到底是什麼？過去的文學作品裡面，比較常看到小說裡有人描寫台商的世界，比如說章緣，但在散文的世界裡比較少看到。這個作者真摯地寫出自己的無奈和痛苦，雖然題目〈關山月〉嫌老派了一點，可以有更生活化或其他的處理方式；又或作者在對大陸下屬講話，對方稱呼他領導，他覺得對方真是個貼心的下屬，都隱隱然有種我是台幹，位職較高人一等……作品裡有類似的描寫。這篇本身是動人的作品，在這個意義上我肯定寫作者。

劉：在讀這篇作品時，覺得它的文字都比較概念化，不像在讀文學性的語言。不論從他的行業——染整，或是從大陸西邊來大城市工作的小汪，都沒有細述主軸的一些問題或做深度的報

導，其實文章可從這兩方面好好發揮，可惜都沒有做到。

〈銀角仔〉

林：我覺得文章很誠懇，銀角仔這個記憶好像有台灣三代之間承傳的意義，我看重的是這個親情的意義。

廖：這篇滿鄉土的，但作者用硬幣來當作主題，把這輩子所有和銀角仔有關的事情都拼成一篇文章，有點拼湊的感覺，不然是滿好的主題。

劉：如果從阿姨坐船到沖繩去甘蔗園採收的這個角度切入，寫一個詳細的故事回憶，相信會加很多分，這將是非常有意思的敘述方式，但這也只佔了開頭而已。裡頭敘述生活的感覺，比較像是一九五〇或六〇年代，一位受到日治時代教育的作家，轉化為中文，然後寫出來的回憶式文章，語言停留在那樣一個階段性，大概沒有辦法像現在的我們，以更新穎的手法表述，期待日後看到更好的呈現方法。

〈120 克的悲傷〉

劉：這篇是講一隻鸚鵡，作者呈現的表述體例屬於比較幽默、細膩又溫暖的互動，讓人從來沒有想到鸚鵡可以寫到這

麼有趣。那種幽默是一開始講到這隻鸚鵡的各種特色，描述之間常會半嘲諷式地談論自己和鸚鵡的互動。如果只是這般寫到結尾，文章走向會趨於單調或平板，可是到文末這隻叫山姆的鸚鵡，居然被某種禽類抓走，然後就消失了。一隻作者很喜歡的寵物，從慢慢初識的陌生接觸，到非常喜歡乃至於不可取代，最後消失，因而帶動生活底層的悲傷。就像題目〈120 克的悲傷〉，這是體重非常輕的一隻鳥，可是作者舉輕為重，相當不容易寫成，可惜這篇的缺點是文字過於白話，如果再濃縮一點，會是很精彩的動物寫作。

〈負責吃的人〉

楊：這篇題目有點平淡，滿切合作者想要談的東西。這篇在講一位家庭主婦或可能有工作的女性，即使在一個雙薪家庭，在家庭刻板的性別分工裡，仍必須負責過往女性沒有工作時一樣要負責的事情。所以通過「吃」，一日三餐，不管是購物或煮食，藉由吃這個基礎維繫生活、支撐起家最底層也最動物本能的事情，寫出妻子和丈夫身分的差別。寫出身為一位妻子或母親，在一個家裡面，要維繫某些東西時，其中有非常多細微且瑣碎的拉扯，這些拉扯一點都不詩意，卻是真實存在。這個母親好像是一邊成為太太，一邊成為母親，又彷彿分裂出另一個自體，浮在比較高的位置，觀看自己為什麼一直攪在這些瑣碎的事物裡，日復一日。丈夫的責備、

小孩的吵鬧……她也不見得有直接的抱怨，只是告訴你，她可以猜出丈夫會說什麼，表示這是不斷累積在她的生活裡。

這篇給我一種沒有出口的感覺，也許是某種女性日常的真实，在日本小說裡面，過這種生活的太太一陣子後常會殺了婆婆、丈夫，但這是一篇很日常的散文，我知道最後走到那樣的狀況畢竟很少，大部分人還是會試著去調節，然後在重複而無聊的狀態裡，就這樣度過她的一生。我看完這篇非常有感觸，或許文字沒那麼文學，但我認為她可能是用一種有點單調、刻意收束起來的文字，表述每天日常生活的重複，她的形式和內容是合一的。

凌：這一篇文章很厲害的是，在題目〈負責吃的人〉是帶有雙關的設計，第一個是負責吃的、被餵養的這些人，另外一個雙關的部分呈現在第三段，她說：「我是家裡負責張羅飲食的這個人」，她的文章我看起來，可能有些比較破碎或囉唆的地方，但這剛好就是家庭主婦的日常。她應該是一個寫作老手，會用這樣刻意的語氣去強調那種百無聊賴的生活，每天過日子就是一直吃一直吃，好像她跟丈夫之間的衝突或爭執，只是妻子對於丈夫有些小小的抱怨，這些事情寫在這些囉唆的文句裡面，所以我會支持。

楊：我想補充一個小的細節，這篇有些地方寫得很好，比如說，她寫到每天要負責買水果、切水果給丈夫和小孩吃，那

丈夫喜歡吃什麼、小孩喜歡吃什麼、冬天喜歡吃什麼、夏天喜歡吃什麼，小孩因為很小，看到水果碗空了就會有狂暴的行為，這些都是由媽媽收拾，這媽媽會說，她每天準備那麼多水果給家人吃，她自己什麼時候吃？就是切水梨切到最後剩下中間那個核趕快吸個幾口，是唯一可以吃水果的時間，這個寫得好辛酸。

廖：這是一個妻子或母親所面對的困境，這位作者不斷拋丟問題，哀嘆自己的命運，我想如果她能夠跨越再來寫這篇文章，會更好一點。她就是困在裡面，雖然表達得不錯，把那種困境的苦痛表達得很到位，但如果她如果能超越，再回頭表達會更好。

楊：如果超越的話，可能就不會寫這篇文章了。

劉：我也支持這篇。這是十三篇裡後來重讀最喜歡的，文本把那種窮苦、單調、繁瑣，呈現出一個個細節，譬如她看著先生，飯吃到一半去上廁所，在那邊玩手機不關門，寫得活靈活現，像這樣的表現方式，拍成電影、戲劇都非常精彩。但重新看待，我會建議如果刪去第一段和最後一段，會是更好的作品，這兩段都太過蛇足。

楊：我也同意，應該捨棄才對。

〈那是她家〉

廖：這篇是所有作品裡我看了會觸動，畫線畫得最多的一篇，我當然知道有些缺點，但我想為這篇拉一點票，這篇是與性別無關的青春故事，不管是兩人之間的距離，後來的選擇，留下來的遺憾，讀完令人感到很強烈的悵然若失的感覺，情境、氛圍描寫得非常到位。

凌：我也支持這篇。我覺得這批作品裡面，青春感最強的就是這篇，可是我在第一輪沒有選的原因是題目下得非常不理想，書寫者和P之間的關係，確實處在一種非常曖昧的狀況底下，然後兩個人的角力和拉扯，若遠似近的感覺，那段時間他們又各自愛上不同的男孩和女孩的時候，另外一個人就會落單，那個可能是文章最想要發展的部分，但是作者好像還沒有處理好心情，所以這個部分就不敢寫，或者不曉得為了什麼原因只有點到為止，有點可惜。另外，這篇的錯別字稍多一點，第一行就出現錯別字，讀起來很痛苦，但如果整體來看，我還是可以支持這篇。

林：看到這篇的時候，想起自己十七、八歲，當年是這樣看著所謂風花雪月的事，這篇很跳躍且瑣碎，在年輕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篩選出自己青春的失落或是獲得，這篇在所有作品裡，述寫青春的部分很認真，這點倒是值得肯定。

楊：這篇滿自然的，不像文學獎作品，讀得到某種酸甜滋味。

劉：像這樣青春對話，過去在文學獎讀得太多了，我們也讀過不少經典，所以這篇我建議就不考慮了。

〈狐狸走的路〉

林：這篇很特殊，雖然文學獎是高雄辦的，但內容寫的是宜蘭的九彎十八拐，我相信大家都有共同走過那條路的經驗，在所有徵文的文章會寫宜蘭的九彎十八拐，自從有雪隧以後，北宜公路好像變成一種很特別的追憶，這篇真的寫得很認真。

〈沒有人知道〉

林：這篇的文筆很漂亮，隱藏了一些東西，寫到台灣和中國之間，又寫到九〇年代父親的哀愁，給我一些感慨。

劉：這篇如果只是講自己躲在計程車副駕駛座底下被爸爸載著逃難生活故事的回憶會非常好，可是它又牽扯到了姑娘到大陸，變得複雜多了。

林：但這篇比起之前討論台商的那篇較為深刻動人，比較有故事性。

〈心底幾抹美與濃的味道〉

凌：當初在選的時候是為了要保留一篇有高雄元素，於是選了與客家食物有關的進來，我沒有特別支持。

〈這是麗珠〉

楊：這篇題目也不太理想，這篇藉由外籍看護在老年安養中心看到關於麗珠的故事，比喻滿好的，講麗珠記憶的牆好像每一天都要被再刷白一點……，也許是他們在分享照片的時候知道了麗珠的故事。這篇在講麗珠在美容院做事，跟同事之間的比較，或跟美容院老闆娘互嗆的內容，都滿生動的，寫到後面遭遇婚姻危機，只能從原來的生活裡努力把自己支撐起來，找到活下去的勇氣，最後卻仍就孤單地在老人院裡。我會認為這樣的生活歷程，可能是台灣數十萬人現在或未來的縮影，我也同意在這裡面寫得很自然，當時會被這個故事打動。

廖：這篇我也支持，用照片或看護的角度寫一個人的波折，最後的蒼涼、無奈表達得相當透徹，所以我會支持。

林：我的看法跟鴻基老師很像，很少人寫這個，我唯一的疑慮是，它很像小說，所以我沒有特別投這篇。

劉：我覺得這篇的阿月背負太多東西，背負了太多麗珠的故事，只要簡單和這個麗珠對話、溝通就好了，結果背負麗珠從過去到現在的過程，也涉及到老闆娘、外遇等事件，根本是把五十萬字的小說濃縮到這樣的散文裡面，我覺得不是恰當的寫法。

楊：我猜作者還沒有拿捏好，散文一般都會先從自己的事情開始自傳性地書寫，自傳性的散文寫法也滿重要的。但是作者好像還沒有抓住阿月和麗珠之間敘事的聲音，重點到底要擺在什麼地方？雖然越南看護和雇主，這樣的一個人際風景在台灣已經越來越常見了，但阿月在裡面是一個頭尾出現的旁聽者嗎？或是其他身分，這個角色我覺得有點曖昧，但是麗珠的故事是滿打動我的。

凌：我可以支持這篇，但我有點疑慮是這篇的設計感太強了，麗珠和阿月、麗珠的婚姻關係，還有阿月和她丈夫的對照關係，鋪陳得太細緻，很明顯是故意做對照，設計感太強。甚至連阿月和麗珠可以交心到這種程度那也是匪夷所思，這真的比較像是小說的寫法，它如果是散文書寫，可能就連報導式的散文都還不算，這是我疑慮的地方。

楊：我承認這篇的設計感很強，但這次入選的作品裡面，〈朽木〉設計感也非常強，那個對照性非常明顯，但這個題材對

當下台灣是有意義的一個題材，我才會有這方面的考量。

林：就像主席講的這可以變成一部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等於是變成前面的大綱敘述，要把很多東西都放下去，如果只談部分的東西會簡單一點。

劉：原則上這篇還是有兩個委員支持，所以它也進入到第二階段。

〈搭車回家〉

廖：會投這篇，是因為看了這麼多文章後看到一個簡短而親近的，所以我放棄。

〈霸王殺人犯〉

劉：這篇應該是教育少年成長散文，但文字實在不是很好，我願意放棄。

〈冰箱的魚〉

劉：一個男人有位很疼惜孩子的媽媽，冰箱裡永遠塞得滿滿的，在台灣有很多母親常用這種方式照顧自己的孩子，一定

要把食物塞得很多，像是文章裡魚塞得多，當然吃不完、塞不下，造成孩子反彈，就對媽媽說我不吃魚了、討厭吃魚，媽媽不管又繼續買，這種心情我完全可以體會。文章也不免俗地有個轉折，等到年紀大，重新看待食物、媽媽和自己的關係，又產生心情上的變化。內容從「魚不再是他跟母親之間嘔氣的源頭」這段話開始，變得有點蛇足，直到最後，文章走亂了，可惜！

凌：我支持這篇，前半段真的寫得滿好的，冷藏食品這樣的意象，可以反映出這對母子之間情感的關係。在這篇裡塞得很滿很滿的東西，到最後文章散亂的部分比較嚴重。有個很可怕的毛病是，這篇是這批作品裡驚嘆號用得最多的，可以再節制一些。

廖：作者把魚當作母愛的連結，喜歡吃魚吃到膩，如果用這個邏輯來看的話，是否愛也是可以膩的？這我會質疑，真愛應該是不會膩的吧！

劉：這篇只有兩票支持應該是不會選進，基本上還是希望三票入圍，如果沒有其他評審意見那就要割愛了。

二票作品討論

〈朽木〉

凌：這篇是設計感非常強的作品，上屆有篇把後山打鐵街和自己的青春成長連接在一起，作為非常關鍵的打鐵道具的意象就很明確，但這篇〈朽木〉的概念又更強，設計得非常巧妙精準真的就像文學獎老手的作品，特別是題目故意營造出一種文學性，文章裡祖孫兩人的感情就是用雕刻木頭這件事情來串連，再來就是青春期不成材的遭遇，古話說的朽木不可雕也，朽木不可雕最後又變成浪子回頭，寫得非常匠氣。

可是文字精彩，最後寫到祖父的手藝失傳，自己變成做業務的上班族，在街頭上晃來晃去，祖孫兩者之間職業的對照又回到敘事主軸，我感覺作者比較像是出身自文學院。以文章的完整性來談，這篇是這批作品裡設計到最不會令人反感的。

楊：我也認同很像上屆的那篇作品，場景切換的感覺太像了，用電影敘事的方式，對照爺爺和孫子所做的事情。浪子回頭和朽木居然可雕，設計得有點老派，有點勵志，最後看起來像是張老師的勸導手冊。對照的部分顯得匠氣，我們一讀都知道是設計出來，但文字的速度感掌握得非常好。

這篇從兩個面向來談，固然可以文字真的很凝練，掌握了文字的顏色、質感、速度，這當然是老手的作品，換句話說，它也就有某種框架，較為匠氣，看起來就是文學獎會得

獎的作品，可是裡面也向不懂民俗的人傳達了一些知識。不管這個知識是作者本來就有，還是為了寫這篇文章刻意讀來的，我認為作者把這個知識轉化到祖孫的感情上，轉換得不差，文字本身挺不錯的，只是有些地方比喻有點太多，沒有辦法放棄本身正在寫文學的自覺性。

也許有時不夠自然，不過文學獎作品確實會有一種體式，但這個體式是不是讓評審在選的時候要完全割除掉，或一定就是不可饒恕的缺點？我們都知道文學獎作品的設計感和框架，比較能夠看到完整的對照、呼應，確實比較容易抓住評審的目光。

廖：我用另一個角度看，台灣宮廟文化的這些場景我小時候在街頭上常看到，台灣到處都是宮廟，這種神像的雕刻師在過去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個年代，所以這篇文章有呈現出試圖留住這個文化的價值。

林：這篇東西讓我看到很多同時代作家的影子，我不太敢給它分數，我想起我寫過的〈千手觀音〉。話說回來，我有很多閱讀的經驗，自己年輕時也很迷楊牧的文字，也會學他的東西，這篇我不會投他票，裡頭有太多人的影子。

劉：投票的人已經講出這篇致命的缺點，我就不多說。我比較挑剔的地方在於，這年輕人的成長過程如何轉折的描述沒

有處理得很好，沒有辦法說服我。

凌：我補充一下，文章在處理八家將，會讓我想到自己成長的經驗，如果這個家族做的事情跟宮廟有關，通常小孩不太可能會變成那樣的狀態，因為地緣關係太小，彼此械鬥，家長應該都會知道。這個細節的處理沒有把我帶回那個現場，這是可以再調整的地方。

〈暴雨將至〉

廖：這篇後來大家圈選後我再看一次，就放棄了。文章講的是受困在蘭嶼，颱風將來的過程，開始非常迷人，算是這一百多篇裡面少數談到生態，寫到昆蟲標本收集者在一個小島上的總總，後來認為作者有點過度形容、刻意，這樣的東西反而不自然，雖然相較於其他作品更親近於自然寫作。

凌：這也是我的疑慮，這篇修飾過度的地方真的較多，但在整體作品裡還算出色，雖說是用一種比較文青的腔調在處理田野調查的過程，刻意拉開距離，用第二人稱的你而不用我，這也是敘述技巧上比較想要取巧的部分，好像用你這樣的第二人稱講述自己心情的時候，就可以講得比較做作一點，或者是可以處理到可能用「我」沒有辦法設計出來的部分，藉此拉開一種閱讀的距離。這種文藝腔的句子太多了，

讓文章變得比較沒有說服力，這可以再考慮。

文章把生物調查的工作寫得相當迷人，甚至有很多部分都是刻意在向李維史陀致敬的，作者應該讀滿多人類學相關的著作，所以選擇用比較敏銳或憂鬱的心情來寫，到最後呈現出來的結果，也就必然是目前看到的這個樣子。

楊：這篇我想要支持。作者可能是個昆蟲研究者，同時又是文學青年。作者看見打動自己所謂美的事物，當然希望用更精確的美麗字詞，來捕捉、感受大自然的美麗，這件事並不會讓我反感，對我來說，跟〈朽木〉比起來，我反而不會認為形容過度。

總體情調控制得很好，非常寧靜，裡面有作為一名探險者、發現者和研究者一些小小的自我內心的波瀾。如果要說我對這篇有什麼意見，就是比如內容提到鹿野忠雄，他說，「他在二戰後期被派去婆羅洲，最終消失在雨林裡，你嫉妒他連死亡都那樣浪漫。」這個就是過度，鹿野忠雄二戰後消失在婆羅洲這怎麼會是浪漫的事情？這就是文學想像過度，但說到作者看到象鼻蟲、看到星空，希望能夠以自己認為美的語言系統去捕捉在生物上看到的東西，這件事情我可以接受。但我建議過度浪漫的想像需要消減一點。

劉：我倒是認為作者像是在對鹿野忠雄那一代的博物學家致敬，那樣的東西可能會多一些，雖然我沒有選他。過程有點

掙扎，作者真的是一個非常文青的自然觀察者，顯然作者在學院裡，認真閱讀很多來自師長給予關於台灣這幾十年來的歷史種種，包括蘭嶼每個年代的變化，都在文章中設法放進來，這篇沒有〈朽木〉設計得那麼強。當然我必須對這位作者致敬，他很認真地在描繪自然觀察，但作為一篇好文章，我自己是稍微保留。

三票作品討論

〈空谷·幽蘭〉

楊：這篇用非常蒙太奇式閃現般的斷片，希望能夠隱隱然聯繫起一位女性在情慾上的想像，也可能是這個社會給女性的壓力，或是對情慾渴望所帶來的某些困境。這篇的主題意識不是那麼顯明，這篇寫女性身體寫得很坦白，同時又不希望坦白到變成沒有想像空間，作者盡力在這之間調節。也因此某些段落可能會給人一種沒頭沒腦的感覺，比如說：「洞窟的形成需要時間，鐘乳石的滴落、礦脈的低落……」，我會想洞窟、鐘乳石自身作為容器，女體被賦予各式各樣、無論是必須要填滿情慾或填上胎兒等這些東西的隱喻，這都是作者的省察。對我來說，稍微有點不可解的地方是結尾，我很認真思考這部分要隱喻兩性關係或其他，寫得不是很好。

廖：有關身體的書寫，這些年來年輕朋友寫得不少，當然有個很大的優勢就是寫別人不敢寫的，對於這樣的表達方式，如果只是為了出奇制勝而沒有深入描繪，恐怕不好。但這篇坦白，又符合美學呈現，整篇讀起來相當美，所以我會投票。

劉：我一直不太懂結尾那個男性在游泳池裡面那種和對方奇妙的擦身而過到底要講什麼，我終究猜不出來，但作者把性器官和喉嚨的器官做這樣的奇妙對照，文字的簡約和形容在這一百多篇裡，對文學的駕馭比較成熟，但我也感覺到有些文字濃縮得很精簡，有種我說不出來的設計感，又過度形式化、抽象化，使得我讀不到某種溫暖或可以產生更大共鳴的東西。

林：作者很努力要經營某個地方因為面對外面的人，不能很直接就寫出自慰的感覺，有時會閃躲，有時又回來，作者有寫出女性的婉約，這篇是我心目中的佳作。

凌：這篇比較可惜的地方是篇名，和內文要呈現的東西非常不搭，這個作者很可能沒有跟評審交心的意思。

楊：我想解釋一下〈空谷·幽蘭〉，我會這麼解讀，空谷是因為文章裡一直提到洞，洞是一種空的狀態，幽蘭則是可以想像一下蘭花的形狀，與作者提到的性器官很像。我不知道算不算過度解讀。第一時間我會認為這個題目老氣，便試圖思

考——這是不是在隱喻作者提到的那種洞穴或性器官的形容。

凌：作者可能是在寫自我的孤獨感，文章裡不斷出現的關鍵字就是孤獨，空谷幽蘭在一般字詞裡的解釋是孤芳自賞，就只有自我了解自己，其他人都不了解，這個書寫狀態，完全把自身的孤獨感暴露出來，然後又不敢暴露太多。比較可惜的是，最後跟男子事件的處理，應該是性幻想的其中一環，可是作者又不敢把這個性幻想交代得太清楚，然後只有射過來、射過來，前兩次用射箭的射，第三次用涉水的涉，其實是刻意設計出語言的節奏感，反映心境，在這邊作者很可能需要再補充一些事件，沒有事件的散文真的很難進入，找不到適當的事件來支撐起敘述的狀況，文章很容易會變成架空的，孤獨感便沒有辦法呈現。

決審投票

評審詳細討論十六篇作品後，對於最後進入評分的六篇作品，共同決定由高至低分別以六至一分給分的方式，由積分高低來決定前三名。結果如下：

作品名稱	林文義	劉克襄	廖鴻基	凌性傑	楊佳嫻	總分	序位	獎項
空谷·幽蘭	5	5	6	4	5	25	1	首獎
負責吃的人	6	6	2	3	6	23	2	評審獎
朽木	2	3	5	5	2	17	3	優選獎
暴雨將至	1	4	1	6	4	16		
這是麗珠	4	1	4	1	3	13		
那是她家	3	2	3	2	1	11		

主席宣布 2017 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名次如下：

首獎：空谷·幽蘭

評審獎：負責吃的人

優選：朽木

備註：〈負責吃的人〉有三位評審給予第一名的高分，〈空谷·幽蘭〉則是整體分數偏高，評審針對此狀況討論，最後仍依照積分維持名次不變。

